

關懷的人生

林清玄

我今天會走上寫作這條路，並且有一點成績，時常感念我高中時代的一位老師王雨蒼先生。

高中二年級時，我的學業與操行都是學校的劣等份子，幾乎到了老師都放棄我的地步，甚至被記了兩個大過兩個小過，被留校察看，趕出學校的學生宿舍。學校擔心像我這種頑劣份子，可能影響到所有住校的學生。

幸好當時我的導師王雨蒼先生一直沒有放棄我，時常請我到老師宿舍吃師母親手做的菜，永遠在我的作文簿上給我一百分，並且在他請假的時候，叫我在臺給同學上國文課，時常對我說：「我教了五十年書，第一眼就看出你是會成器的學生。」

老師對我反常的好，常引起同學的嫉妬，並且使我常在深夜反省，不致在最邊緣的時候落入深淵，我不敢再壞下去，其實不是我真的好，而是我敬愛他，不敢辜負他，不敢令他失望。畢業那一天，我跑去問他：「為甚麼所有的老師都放棄我，您卻對我特別好？」他說：「這個世界上，關懷是最有力量的，時時關懷四周的人與事，不止能激起別人的力量，也能鞭策自己不致墮落，我當學生的時候正像你一樣，是被一位真正關心我的老師救起來的……」

現在離開學校已經十幾年了，王雨蒼老師早已過世，但他給我的啟示是永久的，他的身教是永遠的。這麼多年來，我能時刻關懷周遭的人事，並且同情那些最頑劣、最可憐、最被社會不容的人，實在是激發我寫作最大的力量。就在高中畢業那一天，我已經立志要過一個關懷的人生，並且一直深信「在這個世界上，關懷是最有力量的。」

有時候我不敢想，如果沒有王雨蒼老師的關懷，我今天是甚麼樣子；有時候我會想，如果我不是真正關心四周的人與社會，我的寫作早就枯竭了——只有真正的關懷，人才不會虛度一生，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以關懷打底，而不是用仇恨做基架的。

潺潺溪流門前過

顏福南

過慣了台北車水馬龍的日子，搬來台中幽靜的鄉下，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充斥耳邊的不是轟隆轟隆的引擎聲，不是忙碌的蹙音，而是潺潺的小溪輕唱，落葉翩翩點綴，好像走入一幅圖畫。

水遠遠的流過來，蜿蜒成一條細細的溪流，好像母親伸出柔軟的手，輕輕拍撫著農田和果園。溪流的上游，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白色的野薑花，一頭老牛靜靜的躺在河邊，不久野薑花飛上了牛背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白鷺鷥。更多的白鷺鷥飛來了，低低的，遠遠望去好像長了翅膀的野薑花。

靜靜的溪水好像○○的果凍，水面上倒映著樹和山，藍藍的影子是夾心果粒，這是夏天最清涼的薄荷口味。附近的孩子喜歡在溪邊扮家家酒，他們巧妙的把青草綴成一條項鍊，柳枝彎成小小的拱門，牽牛花是新娘的捧花，快樂樂的在溪邊拜堂辦喜事。這些遊戲一代傳一代，從來不用口語相傳，溪邊是童年織夢的舞台。

溪水愛唱歌。清晨露水未乾，初醒的夜間上點點圓露，輕輕走過，總有一兩個露了的音符掉入溪裡，當麻雀在電線杆上唱著五線譜時，一滴兩滴的露水也喚醒了溪水潺潺的歌聲，多嘴的風也來湊熱鬧，穿梭在溪邊林間，紛紛落下的竹葉是觀眾的掌聲，好一場美妙的演奏。

太陽露出了笑臉，當他的足跡停留在水面時，風也停止了，所有的花兒、小草都靜悄悄的，等著讓陽光染紅他們的小臉，於是，每一天溪邊都會長出更多璀璨的紅花綠葉。陽光慢慢吻遍溪邊每一個角落，花兒的笑容更加燦爛，水草悠閒的躺在河面享受日光浴，陽光穿越溪水，一閃一閃的波光似魚鱗，哇！魚兒游來了，他們快樂的成群結隊和太陽約會。

我最喜歡黃昏時到溪邊，太陽的餘暉把溪水染成金黃色的絲帶。我坐了下來，靜靜的看著天空飛舞的燕子，沒有人知道，我是一隻自由自在的鳥兒，馳騁在自己想像的天空。